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



Война и мир

战争与和平 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周煜山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2006.6 重印)

ISBN 7-5402-1246-2

I. 战… II. ①托… ②周…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680 号

责任编辑:牛胜福 汤雁秋

战争与和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大 32 开 29.25 印张 119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2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第三卷





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一年年末起,西欧的军队开始加紧武装和集结,到了一八一二年,这支有几百万人的军队(包括运输和保障军队供应的人员)自西而东,向俄国边境移动。从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的军队越过了俄国边界,于是战争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人相互对对方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暴力、欺诈、背叛、盗窃、伪造并发行假币、抢劫、纵火、杀人,数世纪内全世界所有法庭的年鉴都不能尽载,而那些犯罪的人当时并不把这些看做是罪行。

是什么导致这一非常事件的发生?原因何在?历史学家们怀着天真的自信说,它的原因是奥登堡公爵受到了伤害、大陆政策遭到破坏^①、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②、鲁缅采夫^③或塔列兰^④,在一次朝会或晚会中间,做一番努力,照会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封信:“陛下,我的兄弟,我同意把公国还给奥登堡公爵”,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显然,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当然,拿破仑认为战争是由英国的阴谋引起的,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就是这样说的;英国国会议员们当然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对他施暴;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贻害欧洲的大陆政策;将军们和老军人们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他们有用武之地;当时的正统派认为,其原因是需要恢复好的原则;当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是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未能巧妙地瞒过拿破仑,也由于第一七八号备忘录的措辞欠妥。可以理解,当时的人有这些和许许多多别的代表不同观点的不可胜数的看法,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代来说,在洞察了这一事件

① 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贸易封锁,禁止其盟国、附属国与英国通商、通邮及其他一切联系。根据蒂尔西特和约,俄国也参加了此行动。

②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外交大臣,君主制的狂热支持者。

③ 鲁缅采夫(1754—1826),伯爵,俄国外交家,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四年任外交大臣。

④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拿破仑和波旁王朝时期的外交大臣。



的宏大规模,了解其简单而又可怕的意义之后,认为这些原因是不充分的。对于我们来说,由于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强硬、英国的政策狡猾和奥登堡公爵受委屈,几百万基督徒就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不可理解的。无法理解的是,前述种种原因与屠杀和暴行这些事实本身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公爵受了委屈,成千上万的人就从欧洲的另一端来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省的人,使他们倾家荡产,同时他们也被这些地方的人所杀呢?

我们这些不是历史学家的后代人,不迷恋于探索的过程,因而可以不受影响地用正常的思维来观察那些事件,据我们看来,发生战争的原因多不胜数。我们的探索越深入,发现的原因就越多,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个别的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正确的,然而就其与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则由于它的微不足道,又是错误的;由于它不足以导致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的巧合),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正如拿破仑拒绝将他的军队撤过维斯瓦河和交回奥登堡公国一样,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假如他不愿意服军役,假如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肯服役,拿破仑的军队中就会减少很多人,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撤过维斯瓦河而发怒,也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那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他所有的军士都不肯第二次服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登堡亲王,假如亚历山大不觉得受侮辱,假如俄国没有专制政权,也没有法国革命和后来的专制和帝制及导致法国革命的一切,以及其他等等,也就不会有这场战争。这些原因中少了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原因——不计其数的原因——汇合在一起使事件发生了。因此,不存在导致事件发生的独一无二的原因,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数百万人丧失了人的感情和理智,必须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以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去西方屠杀他们的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似乎决定着事件的发生与否,然而他们的行动也与每个由抽签或由征募去出征的士兵的行为一样是不由自主的。其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件好像由他们来决定)的意志得以实现,必须有无数情况的巧合,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必须有数百万手中真有实力的人——士兵们去射击、去运输粮草和枪炮——他们要同意执行这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要有无数的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诱使他们去这样做。

为了解释历史中这些不合理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不了解那些有悖理性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导致宿命论。我们越努力想按理性来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就越觉得这些现象的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用其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但是一旦他做了出来,那在某一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成为历史,它在历史中就具有不是自由的,而是确定的意义了。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个人生活,这种生活的兴趣越抽象,它就越自由;天然的群体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必须遵守为他规定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不自觉地成为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

具。一件做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而当这一行动与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时间上巧合,它就具有历史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越高,他所联系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的权力就越大,他每一行动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就越明显。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一八一二年,让不让自己的人民流血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取决于拿破仑一人(正如亚历山大在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尽管如此,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受必然法则的驱使(而他自以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去做那应该发生的事。

西方的人们到东方去互相残杀。由于原因偶合的规律,成千细小的原因都在暗中起作用并与这一事件偶合:对违反大陆政策的指责、奥登堡公爵事件、军队向普鲁士推进、拿破仑想以武力取得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爱好和习惯并与其人民趣味吻合、大规模备战的癖好,而备战的费用,要求得到补偿、他在德累斯顿得到的令人陶醉的荣誉^①,当时人们认为是诚心求和,但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他上百万导致事件发生、与事件巧合的原因。

当一只苹果成熟时,它就落下来。它为什么落下来呢?是因为地球的引力吗?是因为它的茎干枯萎了吗?是因为被太阳晒干了,或是太重了,或是风吹动了它吗?还是因为站在下面的孩子想要吃它呢?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各种条件的巧合,在这些条件下,任何有生命的、有机的、自发的事件就会发生。植物学家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衰败等原因,与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他想吃它,并祷告让它落下来的孩子是同样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去,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想让他毁灭也同样是既正确又不正确;就像说一座重达一百万普特被挖空了的山倒下来是由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最后凿了它一下一样,这说法也对也不对。在历史事件中,所谓大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他们也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没有多少联系。

他们的每一行动他们自己觉得是随心所欲的,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由自主的,是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的,是天定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拿破仑离开了德累斯顿,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围绕在他左

^① 德累斯顿当时是萨克森的首都。一八一二年二月签订了普法协议,根据该协议,普鲁士在所有的战争中必须支持拿破仑。一八一二年五月,拿破仑住在德累斯顿,他的新盟友奥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萨克森王围绕其左右,极为荣耀。



右的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形成了个朝廷。临行前，拿破仑对得到他恩宠的亲王、国王和皇帝表示抚慰，对他不太满意的国王和亲王加以申斥。他把自己的，就是从别的国王那里弄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皇后，并且温柔地拥抱了玛丽娅·路易莎皇后，据他的历史学家说，她似乎经受不起与他的别离，为此伤心难过，这个玛丽娅·路易莎认为自己是他的夫人，然而在巴黎他还有另外一个夫人。虽然外交家们仍然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为此目的而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的亲笔信中，称他为仁兄大人，并且诚恳地向他保证说，他不希望战争，他将永远爱他和尊敬他，但他还是动身到军队去了，并且每到一站都发出新的命令，催促军队加速由西向东推进。他乘坐一辆六匹马的旅行轿式马车，被侍从、副官和卫队簇拥着，沿着通波森、托伦、但泽、柯尼斯堡的大路走下去。每到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兴奋地战战兢兢地迎接他。

军队正在从西向东挺进，他乘坐的换过马的六匹马的轿车也驰向同一方向。六月十日，他赶上了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里为他准备的住处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赶到部队前面，乘坐轻便马车到涅曼河去，以便察看渡河地点，他换上一套波兰军服，来到了河岸上。

拿破仑看到对岸的哥萨克和广阔的草原，在草原的中央就是莫斯科圣城，它宛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①去过的西徐亚国家的首都，拿破仑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既违反战略的，也违反外交的考虑，竟然下令进攻，第二天他的军队就开始横渡涅曼河了。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那天搭在涅曼河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从望远镜里看着他的军队像洪流一般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里涌出，然后流向涅曼河上架起的三道浮桥上。军队知道皇帝在这里，都用眼睛寻找他，当他们看见他那穿着常礼服，头戴小沿帽、离开侍从、站在小山上帐篷前的身影时，就抛起他们的帽子，高喊皇帝万岁！于是，一批接一批的人川流不息地从一直隐蔽着他们的森林里涌出来，沿着三座浮桥走向对岸。

“现在我们就要出征了。噫！一旦他亲自出马，事情就好办了。真的！他就在那里……皇帝万岁！看，这就是亚细亚草原……不过这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波茨，我一定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成功。你见过皇帝吗？皇帝万岁！假如让我做印度总督，我一定让你做喀什米尔的大臣……皇帝万岁！那就是皇帝！你看见他了吗？我看见过他两次，就像我看见你一样，那个小军士……我见过他把十字勋章给一个老兵戴上……皇帝万岁！”

这是性格和社会地位极不相同的老年人和年轻的人在交谈。在所有这些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表情，就是对期望已久的远征开始的喜悦和对站在小山上身穿灰色常礼服的那个人的赞赏和忠诚。

六月十三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不大的纯种阿拉伯马。他跨上去，就向涅

^①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古希腊的伟大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马其顿国王。他建立了从多瑙河到印度河的庞大帝国。

曼河的一座桥驰去。连续不断的欢呼声震耳欲聋,他忍受着这种呼声,显然,只是因为无法禁止他们用这种喊声来对他表示爱戴,但是到处伴随着他的呼声干扰着他,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考自他来到军中起就占据他心头的军事问题。他骑马跨过一座用船搭起的摇摇摆摆的浮桥,到了对岸,陡然转向左方,向科夫诺方面驰去,那些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近卫猎骑兵在前面从军队中间为他开出一条路来。他驶近宽阔的维利亚河,在驻扎在河边的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下来。

“万岁!”波兰人也那么狂热地喊起来,打乱了队形,互相拥挤着看他。拿破仑下了马,坐在岸边的一段木头上察看这条河。他默不作声地做了个手势,有人递上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架在一个高兴地跑过来的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仔细研究一张摊在几根木头上的地图。他头也没抬,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奔驰而去。

“什么?他说什么啦?”当一个副官驶到波兰枪骑兵队伍前面时,有人这样问。

命令寻找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英武的老年人,涨红了脸,激动得说话结结巴巴地,问副官可否允许他带着他的枪骑兵游过河去,不必找浅滩。他显然怕遭到拒绝,像一个请求许可骑马的孩子似的,恳求许可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回答说,皇帝对这种充沛的热情大概不会不满意。

副官刚一说完这句话,那个留短胡须的老军官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色,睁着放光的眼睛,举起佩刀,喊了一声“万岁!”命令枪骑兵跟着他,刺了一下他的马,就向河里跑去。他狠狠地踢一下他胯下那匹踟蹰不前的马,扑通一声投进水里去,直奔水流湍急的深处游去。几百名枪骑兵跟着他跑下去。河中心水流又急、又冷、又可怕,枪骑兵们跌下马来,互相抓着。有一些马淹死了,有一些人也淹死了,其他人尽力游着,有一些骑在鞍子上,有的抓住马鬃。他们竭力向对岸游去,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他们却以在那个坐在木头上的人的眼前在河里游泳和被淹死而感到骄傲,而他,甚至没看他们一眼。副官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大着胆子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的忠心,这个穿灰色晚礼服的小个子站起来,叫来了贝蒂埃^①,同他在岸上踱来踱去,给他发布指示,偶尔不满意地看一眼那些分散了他注意力的淹死的枪骑兵。

在世界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只要他一出现就会使人震惊,使他们发狂、忘我,对他来说,这样一种信念早已不新鲜了。他命令把马给他牵来,返回住处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援救枪骑兵,仍有四十来个人淹死在河里了。多数人挣扎着游回到他们出发的岸上。上校和另外几个人游过了河,勉强攀上了对岸。但是他们刚一爬上来,穿着水流如注的湿衣服,就喊“万岁!”并欣喜地看拿破仑站过的(他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地方,这时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晚上,拿破仑发了两道命令:其一是命令把准备好的俄国伪钞尽可能快地运到俄国去,其二是命令枪毙一个撒克逊人,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里,有关于给法军的各项命令的情报。其间,他还发出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无必要跳到河里去的波

^① 贝蒂埃(1753—1815),公爵,法国元帅,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是拿破仑军队的总参谋长。

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想要谁灭亡,必先使他发狂。

三

俄国皇帝这时已经在维尔纳住了一个多月,检阅军队和进行演习。对于人人预料中的战争(皇帝也是为了备战才从彼得堡来此的)却毫无准备。没有总的作战计划。对于已提出的几个作战方案应选择哪一个,一直犹豫不决,在皇帝来到大本营一个月以后,就更加举棋不定了。三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但是没有指挥全军的统帅,皇帝自己也没有接受这一头衔。

皇帝在维尔纳逗留得越久,对战争的准备就越少。人们都等得厌倦了。围绕着君主的那些人似乎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如何使他愉快地度过时光上,忘记了迫近的战斗。

六月里,在波兰的达官贵人、朝臣们和皇帝自己举行的许多舞会和招待会之后,一个波兰侍从武官忽然想起代表他的侍从武官们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想法被大家高兴地接受了。皇帝也表示同意。武官们用募捐的方式筹到所需的钱。一位最能得皇帝欢心的女人被请来当女主人。维尔纳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为招待会提供了自己的郊外别墅,于是定于六月十三日,在贝尼格森伯爵的别墅扎克列特举行舞会、宴会、赛船会和焰火晚会。

在拿破仑发出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赶走哥萨克、越过俄国边界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在贝尼格森的郊外别墅里,在侍从武官们为他举行的舞会上度过了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愉快的出色的晚会。精于此行的人们说,有那么多美女聚合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随元首由彼得堡来维尔纳的太太小姐们当中也有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她参加了这次舞会,她雍容华贵的所谓俄罗斯式的美,使小巧轻盈的波兰女人黯然无光。她很惹人注目,皇帝同她跳了一次舞。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也参加了这次舞会。他把妻子丢在莫斯科,自称是单身汉;他虽然不是侍从武官,却也为舞会捐了一大笔钱。鲍里斯这时已变成一个有头有脸的富翁了,不再寻求护庇,与那些身居高位的他的同龄人平起平坐了。

已是午夜十二时了,跳舞仍在继续。艾伦没有合适的舞伴,就主动邀请鲍里斯跳马祖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冷漠地看着艾伦那从绣金的黑纱长衫下面露出的耀眼的赤裸的肩头,谈论着昔日的熟人相识。同时,他自己和别人都没发现,他一直盯着大厅里的皇帝。皇帝没跳舞,站在门口,时而对这一对,时而对那一对说几句只有他才会说的温存的话。

在马祖卡舞开始的时候,鲍里斯看见皇帝的一个亲信,侍从武官巴拉舍夫^①走向皇帝,他违背宫廷的礼法,在皇帝正对一个波兰女士谈话的时候,站在他旁边。

^① 巴拉舍夫(1770—1837),步兵上将,一八一二年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到维尔纳去,在那里作为使臣被派去见拿破仑。

皇帝说完了话以后,疑惑地看了巴拉舍夫一眼,看来他明白巴拉舍夫这样做有其重要原因,他微微地对那个女士点了点头,便转向巴拉舍夫。巴拉舍夫刚一开口,皇帝的脸上就现出惊讶的神情。他挽着巴拉舍夫的手,和他穿过大厅,两旁的人自然而然地为他们让出三俄丈宽的路来。当君主同巴拉舍夫走出去的时候,鲍里斯注意到阿拉克切耶夫那激动不安的神情。阿拉克切耶夫从眉头下望着皇帝,用他那红鼻子吸着气,从人群中站出来,好像在等着皇帝对他说话。(鲍里斯明白了,阿拉克切耶夫嫉妒巴拉舍夫,不满意那一显然很重要的消息没经过他就送到皇帝那里去了。)

但是皇帝和巴拉舍夫没有注意阿拉克切耶夫,他们穿过大厅的出口,向灯烛辉煌的花园走去,阿拉克切耶夫手握配剑,恶狠狠地向周围张望着,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二十来步。

鲍里斯继续跳马祖卡舞,但心中却在苦苦思索:巴拉舍夫带来了什么消息,他怎样才能比别人先知道呢?

在应该由他挑选舞伴的那一轮,他对艾伦低声说,他想挑选好像到凉台上去了的波托茨卡娅伯爵夫人,说着从镶花地板上滑步跑到通往花园的门口,发现巴拉舍夫和皇帝正向凉台走来,他站住不动了。他们向门口走去。鲍里斯好像已来不及退避,着慌了,恭恭敬敬地低着头紧靠在门柱旁。

皇帝怀着本人受了侮辱的激动心情说了下面的话:

“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就不讲和!”鲍里斯觉得,皇帝很高兴说了这句话。他满意自己表达思想的方式,但是不满意被鲍里斯听了去。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皱了一下眉又说一句。鲍里斯懂得这是说给他听的,所以他闭上眼睛稍稍低下头。皇帝回到舞厅,在舞会上又停留了半小时左右。

鲍里斯首先知道了法军已经渡过涅曼河的消息,这样他就有资本向某些重要人物炫耀:一些对别人还是保密的事,他常常先知道了,从而在这些要人的心目中抬高自己。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意外消息比人们预料的晚了一个月,而且是在舞会上得悉的。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皇上在感到愤慨和屈辱的状况下,说出了那句后来变成名言的话,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感情,他自己也很欣赏。从舞会上回家以后,当夜两点派人找来秘书希什科夫^①,吩咐他给军队写一道命令,给陆军元帅萨尔蒂柯夫公爵^②一道上谕,要求在命令中一定要写上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国境内,他就不会讲和这句话。

第二天他给拿破仑写了下面一封信。

① 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俄国上层贵族的思想家,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三年任国务秘书,一八一二年沙皇战争宣言的起草人。

② 萨尔蒂柯夫(1736—1816),公爵,陆军元帅,一八一二年任国务会议主席。



仁兄大人：

昨日惊悉，尽管我恪守我对陛下承担的义务，您的军队却已经越过俄国边境。直到现在，我才收到从莫斯科送来的照会，洛里斯东伯爵^①在照会中通知我，这次进犯的理由是从库拉金^②公爵申请护照的时候起，陛下就已经认为与我进入敌对状态了。巴萨诺公爵^③拒绝发给他护照的理由，绝不会使我想到，我的大使的行为能成为发动进攻的借口。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那样，我并没授权他提出那样的申请，我一听到这件事，就对库拉金公爵表示了我的不满，并命令他继续履行以前的职务。假如陛下无意为了这种误解让我们两国人民流血，同意从俄国土地上撤退自己的军队，我一定不介意已经发生的事，我们中间仍可达成协议。否则，我将被迫奋起打退完全不是由我挑起的进攻。陛下，您还有可能使人类免遭一次战争劫难。

亚历山大（签名）

四

六月十四日凌晨两点钟，皇帝召见了巴拉舍夫，把他给拿破仑的信读给他听，命令他将此信亲自送交法国皇帝。在派遣巴拉舍夫的时候，皇帝又把“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他就不会讲和”这句话对他重复了一遍，命令他一定把这句话转达给拿破仑。皇上未把这句话写进给拿破仑的信中，因为，以他那圆滑的处世之道，他觉得在进行最后的和解尝试的时候，写上那句话是不妥当的，但是他命令巴拉舍夫一定把这句话转告拿破仑。

十四日凌晨，巴拉舍夫携带一个号手和两个哥萨克出发了，拂晓时到达涅曼河俄国一侧雷孔特村法军的前哨。在那里他被法国骑兵的哨兵拦住了。

一个身穿深红色制服，头戴长毛帽子的法国骠骑军下士，喝令走近的巴拉舍夫站住。巴拉舍夫并未立即止步，继续一步步地沿着大路向前走。

那个下士皱起眉头，嘟囔着骂了一句，用他的马的胸膛拦住巴拉舍夫，手握着佩刀，粗暴地对俄国将军喊了一声：“聋了吗，怎么听不见对你说的话？”巴拉舍夫通报了他是什人。那个下士派一个士兵去报告军官。

下士不理睬巴拉舍夫，开始跟他的同事们谈团里的事情，看也不看那个俄国将军。

一向置身于最高权势阶层，三个小时前还和皇帝谈过话，总之，由于他的职位，习惯了被人尊敬的巴拉舍夫，在这里，在俄国的土地上，遇到这种敌意的、尤其是对自己粗暴无礼的态度，使他甚为惊诧。

① 洛里斯东(1768—1828)，法国元帅，从一八〇〇年起任拿破仑的副官。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为法国驻彼得堡的大使。

② 库拉金(1752—1818)，俄国外交家。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二年任驻法大使。一八一二年代表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就法国从普鲁士撤军问题谈判，谈判无结果，库拉金要求给他签发回国的护照。

③ 巴萨诺(1763—1839)，公爵，法国政治家。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为外交大臣。

被乌云遮蔽着的太阳刚刚升起,空气是新鲜的,含着露珠。从村子里赶出的一群牲畜,沿着大路走来,云雀唱着歌,像水中的泡沫一般,一个接一个地从田野里飞向天空。

巴拉舍夫环顾四周,等待着从村子里来的军官。俄国的哥萨克和号手与那些法国骠骑兵不时默默地互相打量。

一个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样子,刚刚起床,骑着一匹漂亮、壮实的灰色马,在两个骠骑兵的伴随下从村子里出来了。那个军官、士兵甚至他们的马,都是一副意满志得,故意炫耀的样子。

这是战役的最初阶段,军队阵容依旧整齐,几乎像和平时期的检阅活动,只是装束上更威武些,精神上有一种刚开战时的欢快、进取的劲头。

法国上校勉强忍着不打哈欠,他很有礼貌,显然了解巴拉舍夫的分量。他领着巴拉舍夫绕过士兵,从散兵线后面走过,告诉他说,他谒见皇帝的愿望十之八九可以立刻实现,因为皇帝的住处,据他所知,离此不远。

他们骑着马穿过雷孔特村,经过骠骑兵的拴马桩,经过向他们的上校敬礼并且怀着好奇心看着穿俄国制服的哨兵和士兵,走到村子的另一头。上校说,师长在离这里约两公里的地方,他会接待巴拉舍夫,并送他去目的地。

太阳已经升起,愉快地照射在鲜嫩的绿茵上。

他们经过一家小酒店,刚要上山时,就看见山下有一群骑马的人向他们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个人骑一匹黑马,马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来人是个高个子,头戴一顶带羽饰的帽子,黑发垂肩,身穿红斗篷,按照法国人骑马的姿势向前伸着两条长腿。这个人向着巴拉舍夫疾驰,他的长羽饰、宝石和金饰带在灿烂的六月阳光下迎风飘动,熠熠发光。

这个带着手镯、羽翎、项圈、金饰的人,像演员似的装出一副庄严面孔,迎面飞驰而来,在离巴拉舍夫只有两匹马的距离的时候,那个法国上校尤尔涅恭恭敬敬地低声说:“那不勒斯王!”事实上这是缪拉,现在被人称作“那不勒斯王”,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是那不勒斯王,但是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他自己也真的相信他真是,因此就摆出一副比从前更威严更神气的派头来。他是那么相信他真是那不勒斯王,在他离开那个城市的前一天晚上,他同妻子在街道上散步时,有几个意大利人对他喊:“国王万岁!”他带着伤感的微笑对他妻子说:“可怜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他们了!”

虽然他坚信自己是那不勒斯王,并且对他所抛下的臣民的悲哀表示同情,但是近来,在他奉命重返军旅,特别是在但泽见过拿破仑以后,当时他那至尊的内兄对他说:“我立你为王,是要你按我的方式来统治,并非让你按你自己的方式统治!”他就高高兴兴地又干起他所熟悉的老行当了,并且,好像一匹养得很好但并不太肥,还有用的马,感觉到自己又被套在车上,在车辕中蹦蹦跳跳地撒欢,他尽可能穿上华贵的衣服,心满意足地沿着波兰大路飞跑,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哪里去。

一见到那个俄国将军。他就以君王的高贵姿态,向后昂起他那长发垂肩的头,询问地看着那个法国上校。上校毕恭毕敬地向他报告了巴拉舍夫的使命,但是说不好巴拉舍夫的姓。



“巴尔—马切夫!”国王说道(用他的决断来克服上校无法克服的困难)。“很高兴认识您,将军!”他以一种王者仁慈的姿态,又补充一句。国王大声说话,说得快起来,那王者的风度就不见了,他不知不觉地换上他特有的和善亲昵的调子。他把手放在巴拉舍夫的马鬃毛上,说道:“喂,将军,看样子要打仗了。”仿佛对他无法判断的局势表示遗憾似的。

“陛下,”巴拉舍夫答道,“俄国皇帝不希望打仗,您是知道的……”巴拉舍夫说道,一有机会就用“陛下”两个字,对于被称为陛下的这个人,这个称号还是个新鲜词,但用得太多了也有些矫揉造作的味道。

缪拉听“巴尔—马切夫先生”说话时,脸上露出愚蠢的满足神气。但是王者有其应尽之义务!他觉得作为一个国王和同盟者,有必要和亚历山大的使臣谈一谈政务。他下了马,挽起巴拉舍夫的胳膊,在离开恭恭敬敬地等着他的侍从几步远的地方,同他来回踱步,煞有介事地和他谈着。他提到,拿破仑皇帝对要求从普鲁士撤军一事很不满,特别是现在,这件事已经人所共知,有损法国的尊严。巴拉舍夫回答说,这要求没有任何有损法国威严的地方,因为……但是缪拉打断了他。

“那么您认为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战争发动者了?”他出乎意外地问道,脸上带着温和而愚蠢的微笑。

巴拉舍夫告诉他为什么他的确认为战争发动者是拿破仑。

“噢,我亲爱的将军!”缪拉又拦住他,“我衷心地希望两国皇帝能在他们中间把问题解决,使这场违反我的意志的战争尽可能快地结束!”他用了尽管主人们吵了架、仍愿意彼此做好朋友的仆人的腔调说道。继而,他询问大公的情况,他的健康状况,回忆他和他在那不勒斯度过的愉快欢乐的时光。随后,缪拉好像突然记起他那王者的尊严,庄重地挺直身子,做出行加冕礼时的姿势,挥舞着右手说道:“我不再耽搁您了,将军。我祝您成功,完成您的使命。”于是他抖动绣花的红斗篷和羽翎,满身珠光宝气,闪闪发光,又回到那些恭敬地候着他的随从那里去了。

巴拉舍夫继续前行,根据缪拉的话,他以为不久就可以见到拿破仑了。但是他还是没能如愿,在下一个村子里,达乌步兵军团的哨兵,又像在前沿散兵线上那样把他拦住了,被找来的军团长的副官,领他到村里去见达乌元帅。

五

达乌是拿破仑皇帝的阿拉克切耶夫,他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胆小,但同样那么苛刻,那样残酷,好像不靠残酷就不能表达他的忠诚似的。

在国家的机体中,需要这样的人,正如在自然界的机体中少不了狼一样。他们一直存在,经常出现在政府首脑身边,并且地位稳固,不管这使人觉得多么不合情理。残酷的阿拉克切耶夫能亲手扯下掷弹兵的胡子,但他那脆弱的神经使他不敢面对危险。他既没受过教育,也不是宫廷圈子里的人,却能在有骑士的高尚风度、性格温和的亚历山大手下掌管大权,这只能用有此需要来加以解释。

巴拉舍夫看见达乌元帅在一所农舍的棚屋里,坐在一只桶上写字(他正在查账)。一个副官站在他身旁。他本可以找到更好的住处,但是达乌元帅属于这样

一种人：他们故意使自己置身于最阴暗的生活环境中，以便有理由摆出一副阴沉的面孔。为此，他们总是忙忙碌碌，勤奋做事。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你看，我在一间污秽的小棚子里坐在一只桶上工作，哪有时间考虑人生的幸福啊！”这种人最大的满足和需要就是让那些愉快生活的人看见他们在辛勤顽强地工作。当巴拉舍夫被带进来的时候，达乌就感受到了这种乐趣。俄国将军进来后，他更加专心致志地埋头于他的工作，透过眼镜看了一眼由于这美好的早晨以及和缪拉的谈话脸上生气勃勃的巴拉舍夫，他没站起来，甚至没动一动，只是更阴沉地蹙起眉头，恶意地冷笑了一下。

达乌从巴拉舍夫脸上看出他这一手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就抬起头，冷冷地问他来干什么。

巴拉舍夫以为，他所以受到这样的接待，只是因为达乌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武官将军，而且是派来见拿破仑的使臣，于是急忙向他通报了他的官衔和使命。与他的期望相反，达乌听了他的话以后变得更威严更粗暴了。

“您的公文在哪里？”他问道。“把它交给我。我派人送呈皇帝。”

巴拉舍夫说，他奉命亲自呈交皇帝本人。

“您的皇帝的命令只能在您的军队中执行，在这里，”达乌说，“要您怎么做您就得怎么做。”

好像要让俄国将军更深地感到他必须服从暴力似的，达乌派一个副官去叫值班军官来。

巴拉舍夫拿出装着皇帝信的文件袋，放在桌子上（桌子是用放在两个桶上的一扇门搭成的，扯断的链条还悬在门上）。达乌拿起信件，读了上面的字。

“您完全有权尊敬我或不尊敬我，”巴拉舍夫说，“但是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我是皇帝陛下的高级侍从武官……”

达乌默默地看了他一眼，看来巴拉舍夫脸上显露出的某些激动和尴尬之情使他感到满意。

“您会受到适当的接待。”他说着把文件放进衣袋里，就走出了那个棚子。

过了一小会儿，元帅的副官德·卡斯特列进来，把巴拉舍夫领到给他准备的住处去。

这一天，巴拉舍夫和元帅一起就在那个棚子里架在桶上的门板上进餐。

第二天一清早达乌要外出，把巴拉舍夫请来，不容置辩地请他留在那里，如果行李车奉命行动，他必须随他们一起走，并且除了德·卡斯特列先生以外，不得同任何人谈话。

巴拉舍夫经过四天的孤独、无聊生活，意识到处于他人权势下的无奈和渺小，就在不久以前他自己也属于类似的权势圈子，所以这种感觉格外强烈。随同元帅的行李车和占领这一地区的法军几次行军之后，巴拉舍夫被带到这时已被法军占领了的维尔纳，走进四天前他从那走出的那个城门。

第二天，御前侍从德·杜伦伯爵来见巴拉舍夫，转告他，拿破仑皇帝愿意接见他。

巴拉舍夫被带去的房屋前四天以前还站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队的哨兵，而



此时却站着两个身穿敞襟蓝制服、头戴长毛皮帽的法国掷弹兵与骠骑兵和枪骑兵卫队,还有一群恭候拿破仑出来的身着闪光华服的随从、少年侍从和将军,他们围绕着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木留克鲁斯坦^①站在阶前。拿破仑就在亚历山大派巴拉舍夫出使的维尔纳那座宅邸里接见了。

六

尽管巴拉舍夫习惯了宫廷的排场,拿破仑行宫的奢侈豪华还是使他惊讶。

德·杜伦伯爵把他领进一个大接待室,在那里等候着的还有许多将军、侍从和波兰贵族,其中有许多是巴拉舍夫在俄国皇帝宫廷中见过的。杜洛克说,拿破仑皇帝将要在散步以前接见俄国将军。

几分钟后,值班的侍从走进大接待室,恭恭敬敬地向巴拉舍夫鞠一躬,请他跟自己走。

巴拉舍夫走进小接待室,室内有一道门通向书房,俄国皇帝就是从这个书房派他出使的。巴拉舍夫站在那里等候了一两分钟。他听见门内有匆忙的脚步声,两扇门很快地打开了,大家都不出声了。开门的侍从恭恭敬敬地停下来,等着一切都静下来,从书房里传来另一种坚定果决的脚步声,这是拿破仑的脚步声。他刚刚穿好骑马的服装:身着前襟敞开的蓝制服,里面是垂到他那滚圆肚子上的白坎肩,下身穿着紧紧裹着他那两条又短又粗的大腿的白鹿皮裤及高筒靴。短短的头发显然刚梳理过,但是有一缕垂在他那宽阔的前额中央。白胖的脖子突出在制服的黑色硬领上;身上散发出香水味。他那下颏突出尚显年轻的丰满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帝王接见时的威严与慈爱。

他出来了,每走一步就很快地颤动一下,头略微向后仰着。他那发胖的短小的身材,又宽又厚的肩膀和不由自主地挺胸腆肚,都显示出一个精心保养的四十岁的人的堂堂威仪。此外看得出,这天他的心情非常好。

他向巴拉舍夫点点头,来回答那深深的毕恭毕敬的鞠躬,走到他跟前,立刻说起话来,好像是珍惜自己的每一分钟,似乎对自己要说的话无须准备,确信自己永远说得好,知道应说什么。

“您好,将军!”他说道。“我已经收到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信,很高兴见到您。”他用他的大眼睛看一眼巴拉舍夫的脸,立刻移开目光朝前望去。

显然,他对巴拉舍夫这个人毫无兴趣。看来,他只关心自己头脑里想的事。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对他都无意义,因为他觉得,世间的一切只取决于他的意志。

“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战争,”他说道,“但是我被迫进行战争。就是现在(他加重这两个字),我也准备接受您所能给我的任何解释。”于是他开始简明扼要地阐述他不满意俄国政府的理由。

^① 马木留克鲁斯坦是一七九八年拿破仑从战败的埃及带回的一名骑卫军,做自己的侍卫。从那时起,鲁斯坦一直跟随拿破仑直至他死亡。